

陳修園醫書五十種

十六

R2-51

34-4

長歌

括沙

方

長沙方歌括小引

漢文藝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見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卽以伊聖之方爲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爲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不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輿韻之。其詩爲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

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
六卷於後。命男蔚按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捷便之法。云修
園陳念祖并題。

長沙方歌括目錄

卷之一

序文

醫病順其自然說

攷二章

太陽方

桂枝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卷之二

太陽方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甘草湯

四逆湯

目錄

徵引三條

勸讀十則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甘草乾薑湯

調胃承氣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小青龍湯

乾薑附子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四逆湯

茯苓甘草湯

卷之三

太陽方

梔子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乾薑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大青龍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甘草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五苓散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厚朴湯

真武湯

小建中湯

柴胡加芒硝湯

桃仁承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抵當丸

大陷胸湯

白散

卷之四

太陽方

柴胡桂枝湯

半夏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桂枝人參湯

黃芩湯

黃連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加桂湯

抵當湯

大陷胸丸

文蛤散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十棗湯

附子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旋覆代赭湯

瓜蒂散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桂枝附子湯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白虎湯

陽明方

大承氣湯

卷之五

陽明方

猪苓湯

猪膽汁方

吳茱萸湯

見下陰方

梔子蘖皮湯

少陽方

小柴胡湯

見上陽卷第三

太陰方

桂枝加芍藥湯

少陰方

麻黃附子細辛湯

甘草附子湯

炙甘草湯

小承氣湯

蜜煎導方

茵陳蒿湯

麻仁丸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桂枝加大黃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黃連阿膠湯

桃花湯

豬膚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卷之六

厥陰方

烏梅丸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霍亂方

四逆加人參湯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陰陽易差後勞復方

附子湯

吳茱萸湯

甘草湯

苦酒湯

白通湯

真武湯

見上陽第三卷方

四逆散

當歸四逆湯

麻黃升麻湯

白頭翁方

理中丸

燒棍散

牡蠣澤瀉散

枳實梔子豉湯

竹葉石膏湯

按內臺正方湯一百一十三道今少禹餘糧丸實一百一十二道也此上用建古相傳之
 以伊來名族親之死傷寒者居其七遂進去習俗傷寒而論以此方老醫相治遂
 以此名族親之死傷寒者居其七遂進去習俗傷寒而論以此方老醫相治遂
 服不可疑則多事矣余病乎心醫甚疑之疑而然不說服則後可

附識一道

附錄六首

醫病順其自然說

病人之吉凶禍福。寄之於醫。醫者之任重。然權不操諸醫。而操諸用醫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醫束手無策。始求救於名醫。名醫入門診畢。告以病從何來。當從何去。得那一類藥。而增劇者。何故得那一類藥。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盡除者。何故病勢雖覺稍愈。逾一二日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於前者。又何故。一一爲病家說明。定其如此救誤。如此溫清攻補。如此按法立方。服藥後必見出何證。又見出何證。則向愈。預斷其愈於何日何時。病家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架中不藏本草備要。醫方集解。萬病回春。本草綱目。東醫寶鑑。馮氏錦囊。赤水元珠。薛氏醫按。景岳全書。石室祕錄。辨證奇聞。臨症指南之類。又無強不知以爲知之親友。與依阿兩可。素稱果子藥之先生。朱紫不亂。則名醫得以盡其所長。傷寒卒病。二三日可愈。最遲亦不出十八日之外。風癆臆隔。一月可愈。最遲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則病家疑信參半。時醫猶可勉強從事。俟其病氣衰而自愈。若以名醫自命者。斷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敗名。余因熱腸而備嘗其苦。凡我同志。可以鑒此前車。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給。見有同我者。引之互相標榜。遜我者亦不却之。臨深爲高。至於窮本草經。讀靈素法。仲景其立論爲耳所未聞。其治效又目所僅見。遂謙讓曰。我不能如此之神。亦不如此之偏。以取勝也。若輩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奈魔高十丈。且謂古書不可以今用。卽於多讀書處。謂其偏起死證而生。

之。卽以出奇入險。目其偏。以致病家先入爲主。廣集不偏之醫。歷試罔效。不得已始延
 爲破釜沈舟之計。究竟終疑其偏。麻桂硝黃。則曰汗下之太過也。薑附芩連。則曰寒熱
 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十棗。則曰補瀉之不留餘地也。滋水之地黃。補元之人參。用
 應多而反少。日食之棗子。至賤之甘草。用應少而反多。此等似是而非之言。更甚於恣
 肆。不論於理之言。知幾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猶曰病尙可爲。不忍忽然而舍之。此雖
 活人無己之心。而疑事無功。未能活人。且以課人。蓋藥之所以流行於經絡藏府內外。
 無有不到者。氣爲之也。氣不自到。心氣主之。膽氣壯之也。彼旣疑我爲偏。一見我之用
 藥。又出於意想之外。則心氣亂。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云。主不明則十
 二官危。是也不獨心氣亂。而且膽氣亦因之而怯。內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
 云。十二經皆取決於膽。是也。藥乃草根樹皮。及一切金石之鈍物。原藉人之真氣以流
 行。今心氣亂而妄行。膽氣怯而不行。如芩連入口。其寒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皮毛鼓
 慄。而寒狀作矣。薑附入口。其熱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煩面赤。而熱狀作矣。凡此之
 類。不過言其大略。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順其自然。而
 已矣。又何必多事爲。凡我同志者。能以余爲前車之鑒。則道愈彰。而活人愈衆。

徵引一

傷寒論平脈法第十三節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

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問曰。何緣得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爲災怪耳。程郊倩註曰。望問固醫家之事。亦須病家毫無隱諱。方能盡醫家之長。因復出此條爲病家服藥。瞞醫之戒。災因自作而反怪。及醫故曰災怪。然更有怪災。病不可不知得。仲景法處仲景方。病家大怪。以示諸醫。益頭腦吐舌而大怪。乃從其不怪者治之。輕者劇重者死。而災及其身。終不解其病。謂何病。此病近日竟成疫。沿門漸染。仲景却未言及。想仲景時祇有災怪病。尙無怪災病耳。一噓。

按程郊倩謂怪災病。擊不在庸醫之好造謠言。而在病家之貴耳賤目。執俗本之本草查對名醫之處方。執俗本之套語。貶駁名醫之治法。以致名醫歎息而不與辨決。然而去豈非災。由自取耶。憶戊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氣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朮湯。與腎氣丸間服。許以半月必效。旋有所聞。驚怪而阻。另延津門陶老醫服葶藶杏仁。枇杷葉木通之類。二十餘劑。脹腫癰閉而逝。候補知縣葉名鈞。偶患咳嗽。微發熱。小便不利。余曰。小青龍湯一服可效。渠怪而不服。另延姑蘇葉天士之族姪診之。說水不制火。火氣刑金。日以地黃兩許。麥冬阿膠。枇杷葉貝母之類爲佐。二十餘日後。與余相遇於北關官廨。自言咳嗽已愈。惟早起氣覺短促。餘無他病。余察其面部皮裏膜外。伏青黯之色。圓口尤甚。按其脈數而弦。芤重按之散而無神。遂直告之曰。此羣

陰用事。陽光欲熄之候。宜拋去前藥。以白朮附子濃煎。調生薑自然汁半杯。六七服。尙可急救。葉公以余言太激而不答。是晚自覺倦怠異常。前醫仍用熟地一兩。黨參五錢。枸杞麥冬阿膠各三錢。杜仲酒芍當歸各二錢。炙甘草一錢。服之次早神昏不語。痰涎如湧。渠胞弟驚告余曰。前言一綫殘陽扶之尙恐不及。况以熟地等助其陰。霾之氣乎。今陰霾之氣上瀰天際。痰涎湧盛。狀如中風。蓋以肝爲風木之臟。人當東方生氣將脫之頃。往往外呈此象。其實與中風無與也。診其脈弦數散亂。三五不調。余直辭不治。次日未刻果歿。庚午秋七月。前任天津尹丁名攀龍過余旅寓。見其面上皮裏鰲黑。環唇更甚。臥蠶微腫。鼻上帶些青色。余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挾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一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著癢之套方。卽有談及水飲。緩治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行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窮而變計。雖盧扁莫何。丁君心怪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余告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前。說明病發後。毋庸用藥。非自今推諉。然無中生有之治法。惟金匱咳嗽篇用十棗湯云。欬家其脈弦者。有用此主之。又云。支飲家欬滿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及一歲。亦宜用此湯。惟病根成於舊歲冬初。未及一歲。且病發止六十餘日。尙在百日之內。喻嘉言醫門法律。欬嗽續論篇言之甚。

詳。俟有識有膽者用之。而余則不能。坐中有一老醫力爭不可。余姑擬龍牡甘苓行水化氣等藥而去。遂不復延嗣。余奉委到高陽辦理賑務。聞渠延醫滿座。日以熟地、枇杷葉、炮薑、附子、肉桂、人參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血。小水全無而歿。此皆怪災病之新案。

徵引二

張隱菴曰。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二。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一大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去家人。至初更時。癰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脅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處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苦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府邪入藏。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脅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即隨想而仍從於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脩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也。運氣法次年中秋復發。仍用膏藥末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經行坐

鼓隔之證。勞怯。嗽亦妙。

運氣法

臥以手按摩。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
按讀此案。知病家不能深信。斷斷不可勉強相從。且不必言及治當何法。應用何方。
恐後到之醫。矯吾言而走入錯路。又恐其從吾言而還致生疑。不如三緘其口之爲得。

徵引三

喻嘉言寓意草云。王帖翁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得居功。謂其意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余商榷。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前所患虛風症。余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而致危。不得已又召余視之。雖用旋覆花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尙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獨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余向爲帖翁視病。言無不聽。獨患此大病。竟不樂與交談。且日來喜食羊肉河豚。以召風。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卽清薄之味。尙不易化。况於肥甘乎。今之醫家。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彼時余適有浙遊。旋日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稍

可。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余對曰。胃風久熾。津液乾槁。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衆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劑不效。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逝。按讀此案。以自知醫理與平時心服之人。忽爲時醫蠱惑。侍從尼阻。竟至不能用而死。可知命之所定。非人力所能主也。嘉言旣盡其道。可告無罪於王岵翁。而人言不足卹也。余因之有感焉。天下事事後易爲智。大病一愈。邀功者議補議溫。紛紛不一。以致旣愈之後。仍留遺患者有之。垂成忽敗者有之。夫大病自我愈之。而善後之計不復一商者。其故有二。一以勝任有人也。一以酬謝可免也。偷薄之風。適以殞命。堪發一歎。

攷二章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卽今之二錢七分也。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汪苓友云。古云銖者。六銖爲一分。卽二錢半。二十四銖爲一兩也。云一升者。卽今之大白蓋也。古方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劑。按今之碼子折實若干。重古方載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載兩服者。宜分兩次服之。頓服者。取一劑而盡服之。只要按今之碼子折之。至大棗烏梅之類。仍照古方枚數。以碼子有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無異也。